



妖怪

玩物志

叶怡君 著



妖 怪

玩物志

叶怡君 编著

本书由远流出版公司代表授权，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40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妖怪玩物志 / 叶怡君著.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12

ISBN 978-7-5463-4233-7

I. ①妖… II. ①叶… III. ①鬼 - 文化 - 简介 - 日本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3044号

妖怪玩物志

-
- | | |
|------|------------------|
| 著 者 | 叶怡君 |
| 出 品 |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
| 策划编辑 | 塞纳河左岸 |
| 责任编辑 | 聂文聪 陈 璞 |
| 封面设计 | 未 氓 |
| 开 本 | 650mm×960mm 1/16 |
| 印 张 | 13 |
| 版 次 | 2010年12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出 版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发 行 |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 地 址 |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
| | 邮编：100052 |
| 电 话 | 总编办：010-63103398 |
| | 发行部：010-63104979 |
| 网 址 | http://www.jlpg-bj.com/ |
| 印 刷 |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ISBN 978-7-5463-4233-7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日本全国妖怪地图



河童地藏
大天狗彦山丰前坊

河伯

河童九千坊

油灯怪
河童渡来之碑



款冬叶之神
河童

播州皿屋敷 (阿菊)
姬路城·阿菊之井
阿菊神社

北海道

皿屋敷、海女房
八岐大蛇之穴

境港市 (水木茂)

小豆洗

无耳芳一

稻生物怪录

岛根

鸟取

广岛

冈山

兵库

京都

山口

佐贺

福岡

香川

大阪

奈良

长崎

熊本

大分

爱媛

高知

德岛

和歌山

鹿儿岛

宫崎

乌天狗

狸合战

一反木棉

姑获鸟

海坊主、河童、天狗

皿屋敷

猫又、牛鬼、桃太郎神社
崇德天皇白峰陵
大天狗白峰山相模坊

葛叶稻荷神社
姥火
安倍晴明神社

百鬼夜行、鬼、酒吞童子、丛原火、鵺、大天狗爱宕山太郎坊、般若、大天狗鞍马僧正坊、罗城门琵琶、牡丹灯笼（阿露）、丑时参拜女鬼、伏见稻荷大社、晴明神社、神泉苑、土蜘蛛塚、宇治桥姬



恐山

人鱼、雪女、河童

天狗、座敷童子
血屋敷、远野河童

血屋敷、小豆洗

天狗、小豆洗

九尾狐

天井尝、文福茶釜

二口女

累之渊（阿累）
晴明桥、河童、天狗

平将门首塚
于荷稻岩田宫神社（阿岩）
河童寺、雪女
牡丹灯笼（阿露）
番町血屋敷（阿菊）



元兴寺之鬼
井上皇后·他户太子
大天狗大峰山前鬼坊



推荐序..

可爱的妖怪世界 茂吕美耶

点灯：橱子里的妖怪

日本四大妖怪

古代文学妖怪

千年怨灵之都

森罗万象·百鬼复苏

江戸怪谈百物语

【妖怪食玩图鉴】

妖怪百物语一代、二代、三代

妖怪绘卷兴起

【妖怪食玩图鉴】

阴阳妖怪绘札——阳之卷·阴之卷

江戸妖怪博物学

【妖怪食玩图鉴】

妖怪根付——阴之卷·阳之卷

物之哀与女性悲叹

妖怪学在东瀛

永远的鬼太郎

【妖怪食玩图鉴】

妖怪舍鬼太郎&鬼太郎之家

Choco Q限定鬼太郎妖怪巴士

熄灯..从京都到府城

目录

186



【推荐序】

可爱的妖怪世界

茂吕美耶

看完本书底稿，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位作者好厉害！不但收藏了这么多食玩，而且对每一类食玩的历史背景具有正确知识。例如这本聚集日本妖怪食玩的书，自平安时代妖怪史写到现代，还穿插中国大陆妖怪典故，以及台南林投姊故事，令人读得津津有味，精心配上

的图片，更是赏心悦目。

第二个反应是：若有机会，我想拜托作者给我看看她收藏的这些食玩。对于食玩，我也很熟悉，因我家两个孩子小时候曾经收藏过，每次买糖果或巧克力，目的都不是想吃那包糖果或巧克力，而是附赠的食玩。当然那时代的食玩没





目前这么精致，却也让孩子们收藏得不亦乐乎。

扭蛋上市当时，我也曾玩过一阵子，因事前无法预知掉下来的扭蛋里面是啥玩意儿，有点刺激也有点新奇。现在日本的便利商店，几乎每家都把这种食玩摆在最显眼的柜台，我都只是看看而已，不买。家里光放书就嫌地方不够了，哪有余地摆这些精致玩具呢？不过，这几套妖怪食玩，真的令我也想收藏。

作者在书中提到她很喜欢鬼故事，我也很喜欢鬼故事或描述超自然现象之类的书，以及怪谈。但我似乎不是特殊体质，除了高中时代有过鬼压床经验（当然不是真的被鬼魂压住），至今为止从未与另类世界接触过。但这并非表示我不怕鬼，也并非表示我不相信妖怪的存在。我认为，那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绝非不存在。

高中时代，我有个朋友是阴阳眼，每次他来我家玩，都会说“今晚特别多”，或“今晚不怎么多”，有时还说“你家公寓楼下楼梯口站着个抱着孩子的女幽灵”。我每次都听得毛骨悚然，有时还跟一大堆朋友

特地跑到楼下去“探险”，只是看不见的人就是看不见。当年，因我是从中国台湾回国的“归国

子女”，又是混血儿，在学校很有人气，家中经常聚集一大堆不同年级、班级的朋友。只是，有阴阳眼的，就他一人而已。众人虽都看不见，却没人怀疑他的阴阳眼能力，毕竟他个性不是那种会说谎的人。

又，高中时代，女生们之间流传一种说法：在半夜十二点整，把所有灯都关掉，再点蜡烛照镜子，镜子中会出现



未来的丈夫脸孔。这说法在我们学校流行得很厉害，却没人真正试过（至少在我朋友之间）。我当然也不敢试。不知是不是当年这学校怪谈给我印象很深，直至目前，我还是对镜子怀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说起来，日本的妖怪并不可怕，甚至可跟“宠物”同列。因日本是神道思想，认为万物都有“灵”，一株古树可以是“神”，也可以是“妖”；一块岩石可以是“精”，也可以是“怪”。甚至连语言都有“言灵”，表示一旦说出口或写成文字，那“事项”便具有自己的生命，会自己往“目的地”前进。也因此，日本是“八百万神”国，更是“八百万妖”国。而妖怪，简单说来，正是“没当上神”的落伍神。一般说来，日本的神，不会插手管人间俗事，众神专司大自然现象，而且没有形状，但这些“没当上神”的妖怪，不但具有各式各样外形，也很喜欢跟人类黏在一起，喜怒哀乐都跟人类相同。

山中有天狗、送狼（跟在人类背后直至下山），河边有河童、小豆洗，海中有海和尚、幽灵船，村落有姑获鸟（怀孕中或生产时过世的女性，下半身沾满血迹，抱着婴儿要过路人抱一下婴儿）、雪女，家中有座敷童子、付丧神，街上有百鬼夜行，神社寺院有式神、护法童子等等，族繁不及备载。

虽说往昔便有记载妖怪的古籍，但直至江户时代妖怪学才真正兴盛起来，起因在浮世绘家鸟山石燕画的《画图百鬼夜行》，他把至今为止只有文字描述的众妖怪，全赋予外形并分类，也就是说，给妖怪注入生命。





文学作品方面则有《雨月物语》作者上田秋成、《南总里见八犬传》作者泷泽马琴、国学者平田笃胤（1776—1843）等人。

战前的妖怪作家是小泉八云、泉镜花、芥川龙之介，民俗学者方面有南方熊楠、柳田国男，画家是河锅晓斋（号称“日本最后一位妖怪画家”），其他还有妖怪博士井上圆了、历史学者喜田贞吉。战后的妖怪漫画家就非水木茂莫属了，作家则是京极夏彦、宫部美幸、荒俣宏等人。只是，我做梦也没想到，台湾地区竟会出现个妖怪御宅族——叶怡君，而且是女生！太佩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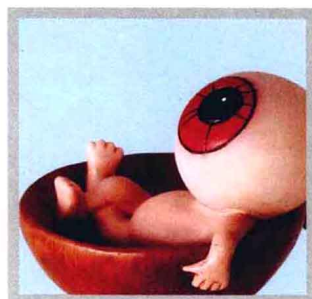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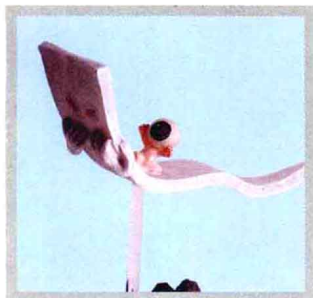
总之，我非常推荐这本书，无论内容或编辑，都很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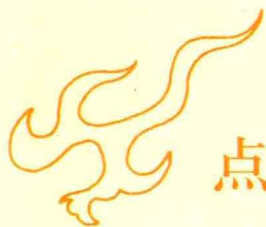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简介】

茂吕美耶，日本埼玉县人，生于中国台湾高雄市。因想在中文与日文圈之间架一座桥，而翻译、写作。在网络上的昵称是“Miya”，谈日本文化就像话家常般的亲切自然。著有《物语日本》、《江戸日本》、《平安日本》，译有《半七捕物帐》、《阴阳师》系列等十余种。









点灯：橱子里的妖怪

叶怡君

小的时候，我相信橱子里有妖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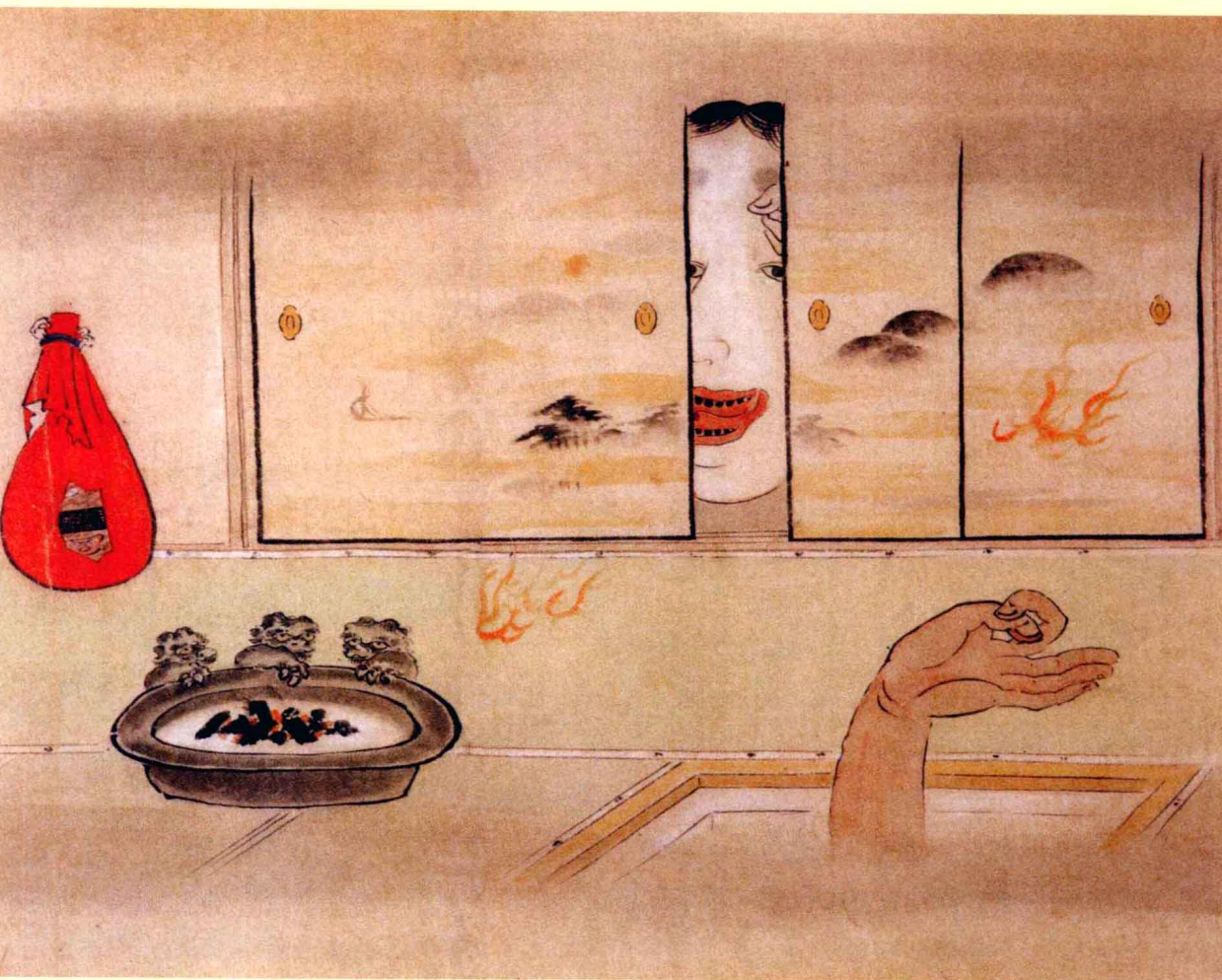
每开衣橱之前，必先“吓！”一声地叫，然后才撑开空隙，翻出想拿取的衣物。

没有谁教导、没有长辈发现，也不是看了什么《狮子·女巫·魔法橱》之类（当时这书在台湾地区还没个影子），这是一种小孩子面对蠢蠢欲动世界的仪式，也是打招呼的方式。

相信它们有法力，孩子都害怕未知、有力量的东西。不过大部分时间，它们就像无声无息的好邻居，朝夕相处、平安无害。

跟学校同学不同的，是偶尔没关好的橱门，鬼鬼祟祟露出一条黑色隙缝，像异界睁开的眼眸，窥视着来往的家人，唯有我时而停步，与黑暗长久对望着。

会认为衣橱里有妖怪，或许是因为小叮当也是从抽屉里蹦出来的。另一个可能，是当时着迷于《聊斋志异》，无论上餐桌或进浴室，都带着这本半白半文的600页小说，小生被狐精迷了，我也被书



妖怪之门，开启了百物语的奇想世界。狩
野宴信“百鬼夜行图卷”。

妖魔住了。哪一页有折痕缺角、卤肉汁香或是不慎滴了水渍，莫不了如指掌，比校园里游乐设施的位置还清楚。

那时候，家住在台南市立医院附近，现在新光三越百货的对面，虽说是市中心精华商业区，小城的黑夜比白日更多孤寂，只有间行的车辆，呼啸在奔回家的路途上。

虽然平常老夸口敢“向天公借胆”，但我的罩门，就是不愿意半夜上顶楼去。若需捡拾白天遗落的东西，或需照顾饲养的狗儿，一旦避无可避，总是磨磨蹭蹭、东拉西扯，要不拖着家人，要不牵延时间，就是拒绝独自上楼梯。如果真的不得已，就只好电快地闪上去，又飞跑着冲下楼，跟泥鳅一样迅捷。

因为，夜半的顶楼，看得见台南医院附设灵堂的烛火，听得到亡者家属哀怨悲切的哭声。那时简易灵堂搭在隐密的小树林中，一般人不会留意，但我家住在邻近，当然知悉。每次到了楼上，天边冷月寒星，暗夜萧索清寂，一阵分不清方向的风冰冰地吹来，“噫噫噫……噫噫噫……”的呜咽声，哽哽塞塞、断断续续、似远似近地飘散过来，就好像鬼魂往脖子里吹凉气，让人寒毛直竖。

如果大胆向医院的树丛瞧，会看见灵堂点燃的烛火，在风中幽幽然明灭着，就像亡者已逝的生命之火，挣扎过后，终归就要熄灭了。暑热蒸散后的夏天，棺材常放在外侧树荫下，想看看不见都不行。

对一个未曾经历生死之痛的小孩来说，这些就是最魂飞魄散的经验了。无怪乎每次我都像马蜂追赶似的快去快回，末了还要到厨房去喝水压压惊。

虽然是这么怕鬼，但我又爱看鬼故事。就像中研院学者林富士说的：

“我们大多平凡庸俗，生活单调乏味，日子几乎一成不变，因